



孟子古義

一

□ 12
3099
1

孟子古義



口 12
3099



刊孟子古義序

周室既衰。王化陵夷。仁義之實。不復行于天下。降接戰國。攻奪爭鬪。其慘極矣。世之諸侯大夫士。日所從事者。專在功利權謀之間。而王道之義。廢而不講焉。孟子生乎斯時。舉古先聖王之道。井田學校。關梁樹

孟子古義序

古義堂藏

384

畜所以安養斯民之制。以勸說時君。其言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風教頹靡之甚。其以爲迂者。固不足言。而以爲美者。亦自視甚卑。以謂不能自行。而不知夫人自有貴於己者。而皆可以行焉。於是指示其本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蓋安天下國家。人蒙其澤。乃仁之大者。而聖神功化之極。亦不過此而言其本。則自斯心之良。而充之。故七篇之書論田法學制者。乃孟子之主意。而性善四端等說。則明其所以行之之本。在乎我本。

孟子古義 卷之二 古義堂藏
不得已之說也。故論四端說其效。乃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論良知良能說其效。乃曰。無他。達之天下也。見滕文公道性善。乃曰。猶可以爲善國。其意不亦彰然矣乎。而其書之著于世。甚尅。漢之諸儒。視以爲鄒衍荀况之類。列之者流。始而見知於楊

雄氏。繼而見知於韓愈氏。然未免王充溫公李觀之駁。及程朱氏興。表章而推尊之。配之論語。其見亦卓矣。然解仁以爲心之德。愛之理性爲卽理也。則將以翼之。適以病之。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者。將何所望耶。自此而後。世之學者。謂孟子之書論

心論性說良知良能諸章其蘊奧之所在。而告齊梁之君者。不過講制度文爲焉耳。豈不輕重失序之甚乎。先君子旣釋論語。并及此書。其名以古義。欲其斥後世虛遠之旨。而直渾乎古之義也。蓋謂孟子者論語之義疏也。欲識論語不可不由此書焉。

何哉。夫子之所祖述者在堯舜。而孟子之所願學者則在夫子。故此書之旨。或約而言之。或詳而說之。皆陳王道。崇仁義。莫非所以明堯舜孔子之道。配之論語以爲一書。爲是故也。予故謂不有夫子。則堯舜之道不尊。不有孟子。則夫子之道不明。是爲

孟子古義序云

享保五年庚子八月朔日伊藤長胤謹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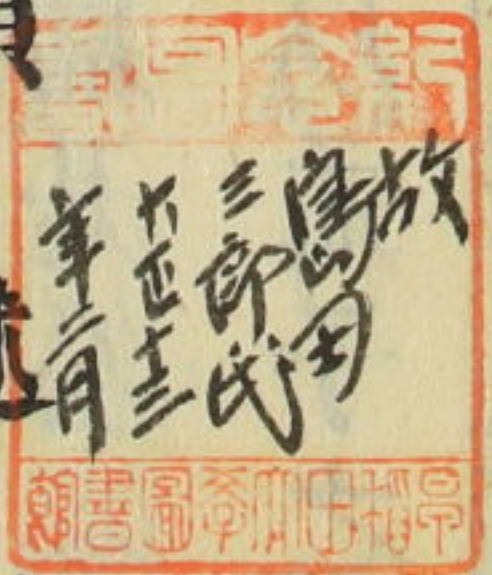
孟子古義總論

敘由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伊藤維楨

述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維楨按孟子之書或以爲孟子自著或以爲門人之所撰今詳其書體製各殊旨歸亦別似不出於一手蓋梁惠王滕文公二篇是一體離婁盡心二篇是一體公孫丑萬章告子三篇各是一體竊疑公孫丑萬章二篇是公孫丑萬章之所記而其他諸篇或雜以孟子之

筆歟姑記此以俟來哲

又曰讀書要知作者之意所在此書前三篇備記孟子事業出處至於離婁篇始及議論故今定以前三篇爲上孟後四篇爲下孟蓋古人之學以經世爲務而脩身以爲之本明道以爲之先皆所以歸夫經世也故讀孟子之書者當於前三篇觀其歸趣而於後四篇知其所本也

又曰先儒辨孟子不受業子思之門是也孟子

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
人者泛稱之辭未可的知其爲誰人也矧方
其時孔子之道炳如日月之繫于天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孔子之道
孟子何所不學乎夫孟子之於孔子猶孔子
之於文武其既望聞知於五百年之後則其
所自期者可知矣奚復區區問其師授的傳
之所自爲

綱領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
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
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

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維楨按孟子之學孔門之大宗嫡派也其學以仁義爲宗以王道爲主而所謂王者亦由仁義而行非外仁義而有所謂王者矣而至所以求仁義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爲之端以功利邪說爲之害所謂性善者明仁義之有於己也浩然之氣者明仁義之功用也存心者存此也養性者養此也盡心者盡此也求放心者求此也皆莫非所以求仁義也故孟子之學其要於求仁義而求仁義莫先於擴充四端之心可謂一本矣非若諸子泛論錯說而無所本也

又曰孟子之書爲萬世啟孔門之關鑰者也孔子之言平正明白似淺而實深似易而實難

渾渾淪淪蟠天根地靡知其所底極至於孟子
子諄諄然指其嚮方示其標的使學者知源
委之所窮故性命道德仁義禮智等說皆當
以孟子之言爲之註腳而解其義切不可從
論語字面求其意趣焉蓋孔子之時猶白日
中天有目者能行故其教人只告之以修爲
之方而不待復詳解其義孟子之時猶暗夜
行道必待明燭故不得不明解其義示所嚮
方焉若夫欲觀孔子之道而不由孟子者猶

渡水無舟楫豈得能濟乎嗚呼孟子之書實
後世之指南夜燭也

或曰孔子每教人以學文孟子專教人擴充四
端之心其言若相異者何哉曰無異也蓋論
語以教爲主而道在其中矣孟子以明道爲
本而教在其中矣猶一幅之布有表裏而無
精粗也何者孔子之時道之在天下猶日之
中天不待明者而知之矣故專以教爲主而
不及明道至於孟子之時聖遠道湮人人道

其所道而不知道卽仁義故孟子特揭示之
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曰仁者人之安宅也
義者人之正路也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及其教人則倡擴充之說言反求之法
故曰以明道爲本而教在其中矣蓋道爲上
教次之而盡道受教者性之功也故其言性
善者專爲自暴自棄者而發之也後儒者以
性善之說爲孟子之奧旨者非也蓋天下自
暴自棄者十居八九故孟子倡性善之說以

明仁義之心乃己之固有若孔門之徒固不
待告性善之說故讀論語而不讀孟子則不
知論語之言自有頭柄讀孟子而不讀論語
則亦不知孟子之說本有所據凡二書之理
渾融通徹打成一片是爲善讀論孟者也
又曰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而程子
曰知易春秋者莫如孟子蓋明其非長於詩
書而已愚謂孟子之學以仁義爲本而王道
爲要若易則因陰陽消長之變以示吉凶悔

各之象雖夫子以義理斷之而當時未至與
詩書並行故屢屢稱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
一語及易者也趙氏云孟子通五經長詩書
其言之固淺非所以論孟子也程子因仕止
久速之言而曰知易者莫如孟子亦不免乎
牽強

又曰孟子意極忠厚其學以王道為主以仁義
爲宗勸人君以仁爲先救民爲急至於誨人
則專以反求其身爲務滋味可掬其以孟子
子者乎哉

孟子古義總論畢

孟子古義卷之一

孟子古義卷之一



伊藤維楨述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此篇總論王道之要本末兼該巨細殫舉可謂聖門之要法學問之本領矣蓋王道之學儒者之專門其說雖散見疊出於七篇之中然其提綱挈領推本開端千變萬化使人易曉者莫深切明備

孟子古義 卷之一 一 古義堂藏

於此篇故以此為七篇之首其意微矣

予故以此篇斷為孟子自著學者審諸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朱氏曰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利謂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慈愛之心內外遠近無所不至

之謂仁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蓋天下之達德而聖人立之以為人道之極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上

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饜國謂諸侯家謂大夫萬乘之國謂當時大國秦楚燕齊之屬所謂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家謂當時大家晉六卿魯三家之屬所謂韓魏之家是也孟子直指當時

諸侯大夫強大者言之非就先王之制而言之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以義為後而以利為

先則無所饜足不至篡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上好仁義則下亦化之而自無遺親後君之患又言仁

義之効而勸王之行之也

右第一章

仁義二字乃王道之體要而七篇之旨皆莫不自此細釋焉夫上行下倣速於影響上好利則下亦好利而必有篡弑之禍上好仁義則下亦好仁義而自成忠孝之俗故欲求利則未必得利而害必隨之至於仁義則求無不得而有益於得然人未知其存亡之幾較然著明

如此所以孟子為惠王發之以此章為一書之首有旨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

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

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

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麇牝鹿也攸所也伏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獸美辭物滿也引詩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借俱也言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而民反歡樂之謂其臺沼為若神靈之所為也孟子釋所引之詩如此

古之人與民偕樂非惟一章之大旨乃王道之本原蓋有天下則為天下之父母有一國則為一國之父母天之責任實在於茲苟為

人之君而不與民偕樂則違天之責任而自廢其職也豈得能保其位乎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且指夏桀害

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

右第二章

此章詳述王道之明效故以此置之首

章之次蓋與民偕樂則興不與民偕樂則凶興凶之機實決于此故孟子言文王能樂民之樂故民亦樂其樂而文王得永享其樂若君獨樂于上而不恤其民則民必怨之而君不得獨保其樂故引詩書以明文王之所以興者在與民偕樂而桀之所以凶者在不與民偕樂也其所以戒喻惠王者至親切矣當與下章為齊宣王言者參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謂移貧民之不能自給者移粟謂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也惠王之移民移粟可謂盡心矣然其民不多於鄰國者何也蓋徒盡心而不知所以盡心也故曰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所謂先王之道

孟子卷之七 梁惠篇 第五十一

者何，即下文所詳者是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惠王之移民，移粟鄰國，之不解其民，直五十步百步之差耳。戰，之行王道以養其民者，亦不免為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農時，謂耕耘收斂之時，不有所妨害而使也。其時也，勝，盡也。數罟，密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言使民以時用物，有節則斯民生，養生具無不足之患，故孟子以此二者勸惠王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始，本也。言王道從此始也。

此論王道之本，蓋飲食宮室，民之所資以生，而其所以至於困乏者，常生於上之用之，不節苟以節用為心，則養生之道，喪死之禮，皆得以盡之，而人無所恨矣。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王道以此為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在邑田中者不必妨五穀故於邑植桑以供蠶事舊說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恐非也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故其制若此則五十者皆可以衣帛也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畜養也時謂

十非肉不飽故其制若此則七十者皆可以食肉也○愚謂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

肉亦言其至足也猶言使有菽粟如水火之意非謂未五十七者不得衣帛食肉也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百畝

亦一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皆學名也中重也頒與

任在背戴任在首言人皆知孝悌之義則七十壯者以代其勞而頒白者不親重任也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通少壯者而言

此論王道之要蓋民有恆產則有恆心故王

道以制民之產為要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矣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檢制也莩餓死人也言人君養狗

豕者而不知發倉廩以賑救之其見人死則曰此非我之罪乃凶歲之所致何異於自操刃殺

此非我之罪乃凶歲之所致何異於自操刃殺

孟子古義 卷之二
人而歸罪於刃者哉。移民移粟者，其數有限，而發倉廩則所及者溥。故孟子以不知發而責之。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言王責己而不罪下之民，盡至焉，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右第三章

此章詳論王道本末兼該，最為明白。學者信能熟讀焉，則其於王道猶指諸掌。而先儒疑孟子者，以勸諸侯王為非，殊不知孟子所謂王者，本以德稱之，而不必以居天子位為王也。齊梁之君苟能

行仁政而得天下之心焉，則雖為諸侯皆可以稱為王者也。何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實諸侯也。而孟子論王道，每必以文王為法。又嘗云：天無二日，人無二王，而觀其告宋、桎、秦、楚二王各悅仁義，則皆可以為王也。然則是人有二王也。由是觀之，孟子不必以踐天位為王，而苟行仁政，則秦、楚二王亦皆可以稱王者也。其以孟子為勸諸

侯王者非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惠王悅前章之言而
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

而王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養禽獸而使民饑餓此驅獸而食人也獸相

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至尊也民者至卑也而以民之父母為

君之美稱者何哉蓋子之於父母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東西南北唯其所命而不敢離叛

苟行仁政則民之親上亦如此以民之父母

為君之美稱不亦宜乎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

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從葬木偶偶人有面目機發而

能跳踊故曰俑以其太似人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引之以言使民饑而死

大也

右第四章

此章承上章說蓋君者民之父母也一國之君為一國之父母天下之君為天下之父母如何殉一己之欲而曾憂恤之不知苟知以刃殺人與以政殺人其罪惟均焉則知孟子之言親切著明實為政之龜鑑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魏本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稱晉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謂太子申朱氏曰此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據文王之事而言百里之小國亦可以王也王如施仁

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濬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治也耨也盡力於農畝又以暇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何恥之不雪

省刑罰薄稅斂二者仁政之大目也以暇日

脩孝悌忠信仁政之大要也皆孟子之常言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

征之夫誰與王敵朱氏曰陷陷于阱溺溺于水

溺其民之罪也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引古語以明百里可

王之實也

右第五章

成湯之征伐諸國也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武王之伐紂也不期

而會者八百國是孟子之所以自期待

也而當時諸侯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不知有王道故孟子為惠王告

之則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皆實論也豈區區求與諸侯

角衡力爭乎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

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告也不似人君無人君之

也卒然急遽之貌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

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孰能

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與猶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周七八月

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止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

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

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頸

也切不嗜殺人者即好生之人也苟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則其德化流行有不可量度者矣故

孟子以苗之興喻民之歸不亦信乎

右第六章

惜乎襄王之不能悟也蘇氏軾曰孟子

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

孟子古義

卷之二

十一 古義定載

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

名辟疆，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事猶業也。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道言也。無以則王乎，言王以桓文之事則已。若無以桓文之事，則惟

有王天下之道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保護也。言齊桓晉文皆用戰伐會盟，纔能濟其事，固不免勞擾焉。若

王天下之道，不過能保護其民而已，亦言其甚易也。

保民而王，乃一章之綱領。蓋霸者以力，假仁

故其事勞，而其功小。王者以德，行仁故其事

速，而其功大。人以為霸者之術，得效速，而王

者之道，得功遲，豈足以語王道哉。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胡斲王近臣也趙氏曰釁鐘新鑄鐘殺牲以
 諸血塗其釁鐘因以祭之也觶觶恐懼貌孟子
 欲陳王之可以保民而先誦所聞胡斲之言而問其有無也曰有之曰是心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愛齊也愛
 嗇其財也

王道者仁而已矣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齊
 王亦有此心而不自知故告之曰是心足以
 王矣孟子之論王道豈不簡而明乎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
 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
 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知百姓
 所譏者然我之心則不忍見其死爾曰王無
 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
 也隱
 痛也言牛羊皆無罪何忍于羊而不忍于牛王
 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王不自得其本心猶有惑乎百姓之所議者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不自得其本心猶有惑乎百姓之所議者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為仁之良法其以羊易牛者以見此而未見彼也自合于君子遠庖廚之義故曰仁術也君子雖日享肉食然遠庖廚者恐傷惻隱之心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

仁愛之心難於養而易於傷一牛之歿小也

愛與不愛亦不甚遠然養之則可以保四海

傷之則至於窮兵黷武故君子謹焉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然不知此心之果合于王道否乎

故又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三十斤曰鈞秋毫之末毛

猶可也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
 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
 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今恩以下孟
羽之舉輿薪之見皆喻保民而王之甚易也言
今王此心既能及物矣則百姓之見保亦豈難
為哉但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非力之不能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太山北海
皆近齊之

地故取以為喻朱氏曰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
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
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
有下乃言保民而王之實也

齊王能為其難而不可為其易故孟子因其
 再問取譬如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朱氏曰老以老事之
也幼以幼畜之也運
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寡妻寡德之妻
謙辭也御治也舉斯心加諸彼言保民之易如
此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
善推其所為即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

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必在於
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本
無難事也孟子嘗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
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豈欺我哉第能知而信為難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言惻隱之心能及物而不及人者不推其所為也故再言以通結上文 權然後知

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所以稱物度丈尺也所以量物以權度稱量物則其輕重長短不可欺而吾心之自知最明為甚於此故孟子請王之自度之而下文備言其自知不可欺也 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是三者非人心之所欲也王亦豈快於心哉特蔽於利害而不自知耳故孟子欲齊王之自求於心而反言以問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

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

不言難言其事故笑而不答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朱氏曰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損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孟子於是發王之所大欲者而明其終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

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鄒小楚大故王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齊集也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蓋按下文當作盍何不也齊王徒逐其末而不知反其本故以此告之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日商居貨，日賈言發政施仁，則四方之人各得其所，願而天下歸之。苟如是，則其所欲者不求而至，大小強弱不服，論矣。

此言仁政之效驗，即所謂反其本之謂也。蓋
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豈有
利天下之心哉？但齊王不知王道之大，故孟
子以其效驗告之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情與日無恆產而有
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辟，與僻同。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甚言不可不反本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言民有常產，則可使為善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贍足也。盍何不也。

制民之產。即所謂反本之實事也。故明君之於民也。養之既至。而教之以善。時君之於民也。既不能養之。豈望其教之哉。故孟子舉其得失。以勸王之反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八口之家。次上。農夫餘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即反本之實効也。趙氏曰。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

右第七章

此章論王道本末甚詳矣。論其大要。則

在於保民而王論其所本則在於擴充
惻隱之心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論其法制則在
於制民之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皆莫非保民之事也首尾兼舉功
效並存可以見王道易簡而不待外求
神速而無所不感矣苟非淺知德者豈
識其效之果如此哉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國其庶幾乎莊暴齊臣也言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
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
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變色者慚其好今樂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古之樂即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以人之常情告之

此孟子將言與民同樂之實先設問此二事也

臣請為王言樂樂之實在於與民同樂而不在於古今之分故於下文論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樂以

鼓為節故曰鼓樂鐘鼓管籥皆樂器名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鼻莖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羽旄旌屬陳氏櫟田獵故也

獵以王亦好此言人君獨享其樂而不與民偕樂之害即

前所謂獨樂樂之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
與民同樂也

此所謂好樂甚者也言與民同樂則民亦樂
其樂而君得永享其樂即前所謂與衆樂樂
之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右第一章

此章因齊王之好樂而反覆推言以明
與百姓同樂則可王也即所謂古之人

與民偕樂之意蓋聖王之治天下也君
民相安上下一體而後樂作周禮所謂
六樂者皆先王所以與民同樂之迹也
後世以鐘律器數論樂而不知樂之本
實不在於是此徒知其末而不知其本
者也故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何者
所以王天下之道無他與民同樂而已
故孟子與人君論政千條萬緒皆歸之
於與民同樂苟知其義則當知王道之

易易矣先儒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陋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爾者蕃育鳥獸之所傳謂書傳蓋後世稗說之類曰若是

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

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禮人境而問禁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

者言陷民於死也

右第二章

此章孟子欲因宣王之問以明王道故

於文王之囿不論其有無唯說芻蕘雉

兔之無禁而浚責宣王之不然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事

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言仁者忘己而知惟
與物同故小國雖或不恭然專之而不恥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大王事見後章句踐越王名退於會稽身自宜
事吳王夫差言智者知時而不憚屈人故大國
雖見侵凌而**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
事之而不忘**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仁者安於所值以大事
天樂天者天下歸之故能保天下智者守於其
分以小事大而不敢有失謂之畏天畏天者人
莫之侮故能保其國舊說作以大字小者非矣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孟子引之以證智者
保國之事

此孟子引古昔仁者智者之事以勸宣王自
體古人交鄰之道也事者恭而有禮之謂蓋
當時諸侯小大相凌以暴易暴未有善鄰講
睦卑身謙讓者故孟子於大小皆以事而言
之可謂疾疾之藥石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言孟子
之言固大矣然以好勇故不能事大事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
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
也王請大之疾視怒目而視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國名神福也對答也言文王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神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語今見古文尚書泰誓篇朱氏曰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今

也。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王若能如文武之勇一怒以除暴易亂拯民於水火之中則其勇也乃所以為王道之本何以好勇為病哉

右第三章

此章因齊王問交鄰國之道遂答以仁者能以大事小智者能以小事大而抑其強暴侵陵之心又因有好勇之言遂

引詩及書以言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莫非歸之於與天下同憂樂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名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

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

非也言為人之君者當與民同樂若不然而則下

之不得其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下之

非上雖非然而上之不與下同樂最非也樂民

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憂

以天下者言不以己憂樂而與天下同其憂樂也

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乃王道之實也若此則

治不若此則否治亂興亡之機實由于此○

輔氏廣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

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

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忻愉怡痒疴疾痛舉

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

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晏子名嬰齊相觀游也轉附朝舞皆山名也也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

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巡其所受之職也巡狩述職皆莫非民事而亦

必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夏

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豫樂也晏子引夏時之諺語而言王者一遊一豫皆

有恩惠以及民則皆可以為諸侯之法明非徒事慢遊也今也不然師行而

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矐矐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亾為諸侯憂今謂

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是也糧謂糗糒之屬矐矐側目貌胥相也

讒誑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方逆也命謂先王之命也若流謂縱恣無節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亾義見下文師行而糧食以下皆流連荒亾之所致諸侯互相效尤

故謂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亾先

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從獸田獵也荒

廢也。心猶失也。謂廢時失事也。言先王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不欲，景公徒遊于琅邪，而無益于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與發補不足。戒告命也。以責躬，憫民之意。敷告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也。倉廩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尤，過也。朱氏曰：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此為齊王舉其國故事以告之，而淡言君民一體之義。

右第四章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人勸宣王諸侯不可處焉，當毀壞之。王問當毀之乎，且止。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齊王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糊餼羊之意。蓋明堂存，則人得以知古昔王者之遺制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岐，周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

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必有土地而不失其祿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孳妻子也惡惡止其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此言文王為政必以恤此四者居庶政之先困悴貌言其富能賑窮也

孟子因宣王問王政告之以文王治岐之政

亦不過前所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之意而推至必先鰥寡孤獨四者實王政之本也視前諸章論王道益加其詳讀者浚致思焉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政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

行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

也於爾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啟行孟子釋詩之義言公劉好貨而與民同之故遂得以興王業也王如
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孟子因宣王自言有好貨之疾而引公劉
之詩言今王若能好貨與民同之則於行王
道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又以為好色故心志蠱惑而不能行王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大玉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
大王之本號亶父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
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滸也岐下岐山之
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字居也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曠空也孟子因綿之詩
而言大王好色而與民
同之故其化
及民如此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因宣王又言有好色之疾而引綿之詩言
王若能好色與民同之則於行王道何難之
有

右第五章

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王道之至要也故

孟子於宣王自謂其有疾皆言與民同
之於王何苟蓋宣王之好貨好色乃一
己之私而孟子之所謂好貨好色實天
地之心也所謂樂以天下是也是故聖
人通天下之志達天下之情所欲與之
聚之所惡勿施莫非與民共之也苟其
好惡不在於己而與百姓同之則天下
之事無大無小無往而非王道矣區區
天理人欲之辨豈足以論王道之大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
如之何王曰已之也士師獄官士與事通指訟獄
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右而言他

境內之事其責本在於王而不在臣下故孟
子欲以此諷動之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其
為王之意誠為深切而王顧左右而言他則

見孟子不負王而王負孟子也

右第六章

按前後諸章孟子皆對宣王之問或因
其臣之語告之而無自孟子發之者唯
此章及次二三章孟子特為王發之然
為王素無誠意不能再問之故其論止
此惜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亾也

喬高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民
望之所係者也言故國人之所

重然其所以為故國者在世臣而不在喬木也
親臣謂忠實可親之臣也言今日忠實可親之
臣即他日累世勳舊之臣今王輕於用人雖亾
去亦不知之則是無親臣其不可有世臣也必
矣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先知其不才而舍之而
更留其可親之臣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者不
欲進之而不得

不進之意言所進之賢本卑矣今將使踰尊本
疏矣今將使踰親故慎用之也朱氏曰尊尊親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
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
之常故不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承上文進賢如不得已之意而言。左右諸大夫之言，或蔽于私難，必其可信，至於國民，則其論公矣。然眾之好惡，亦未盡當，故必親察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捨之。則賢者得其職，而不賢者不得以幸進也。

此言用舍賢否，皆不可不慎之意。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
國人殺之，言非己殺之也。

此因用舍人才，遂言用刑之法。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言父母以子之

心為心，故進退賞罰必因國人之

心而行之，則是民之父母也。民之父母，人君之美稱也。蓋為民之父母，而後可以王天下矣。不任一己之好惡，而能從天下之好惡，則可以為民之父母矣。

右第七章

此為前章所論未盡，故又以故國之說

進之惜乎王不能善問其說纔止於此而卒不能發其所蘊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言仁義者人之道之本故賊仁者

猶害人之賊賊義者猶傷人之殘而殘賊之人衆之所棄故謂之一夫言紂為天下之所棄故稱一夫紂也

右第八章

孟子論征伐每必引湯武明之及其疑於弑君也乃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蓋明湯武之舉仁之至義之盡而非弑也然而後世異議之徒猶置其喙者何哉徒就其迹辨之而未有直得孟子之意而極論明辨是非分明歸于至當而止之說也何者道也者天下之公共人心之所同然衆心之所歸道之所存也傳曰桀放於南巢自悔不殺湯於

夏臺紂誅於牧野，悔不殺文王於羑里。夫天下非一湯武也，向使桀紂自悛其惡，則湯武不必征誅。若其惡如故，則天下皆為湯武，不在彼則在此，不在此必在彼。縱令彼能於南巢、牧野之前得殺湯武，然不改其惡，則天下必復有如湯武者出而誅之。雖十殺百戮而卒無益，故湯武之放伐天下，放伐之也，非湯武放伐之也。天下之公，其而人心之所同。

然於是可見矣。孟子之言，豈非萬世不易之定論乎？宋儒以湯武放伐為權，亦非也。天下之同然之謂道，一時之從宜之謂權。湯武放伐，即道也，不可謂之權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任，謂大木之所任也。匠人，衆工人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幼而學之壯而欲行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之言其所成之大也姑且也

此喻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用之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璞玉在石中者鎰二十四兩也玉人玉工也

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教玉人彫琢玉謂教玉人以彫琢之法也

此喻欲使賢者舍其所學而從己之所欲

右第九章

此章深責時君雖用賢者而不能盡其道

蓋賢人所學之大猶大木之能勝重任

而曰從我則是斲而小之也不付賢

人以治國家而欲使從我猶教玉人以

彫琢玉則是廢能者而自用也宜其不

能致王道也

齊人伐燕勝之舊註引史記曰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然觀下文曰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又曰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知燕民困於虐政齊因伐之蓋如宋王偃之屬

耳非唯為喻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

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

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宣王

燕歸之于天必其可取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之伐殷順民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文王之不伐殷亦順民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竹器

飯也水火喻燕之虐政也朱氏曰運轉也言齊若受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右第十章

陳氏櫟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

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入

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

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

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

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

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

時雨降民大悅。書語今見古文尚書仲虺之誥

志在誅君弔民而不以天下為利故怨其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雄曰虹雌曰霓色鮮盛者為雄闇者為雌蓋鮮者晴之徵闇者雨之候國諺云晚虹旅行朝霓齋筭霓恐是言朝虹詩

曰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註曰齊虹也鄭箋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變動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再引書以明湯德入民之深也亦仲虺之

誥之文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

此引湯之事以明齊之伐燕與誅其君弔其

民大異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

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

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

也言諸侯素畏齊之強今又倍地而其所為如此則無以服人之心必動天下之兵矣

此言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齊以千里畏人在行仁政與否耳

王速出令反其施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施老人也倪老小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此答前何以待之之問而為齊王畫弭兵之策

策

右第十一章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而長上之久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

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孟子對曰
 有司也言民肆其怨憤而無所懲也
 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轉饑餓輾轉而久也
而上不知恤民坐視其死而不救是上怠慢而致下之傷殘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引曾子之言而言上素無恤下之心故下亦不知救上之敗也
 賈生有言曰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

速而民必勝之此言正得曾子之遺意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觀孟子之論仁政其取必於民猶執左券取物於人無所不得蓋見道之明故也

右第十二章

穆公欲誅其民以一士心而不免民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欲撫其民以施仁政而自致斯民親其上死其長其功效不亦較然乎○范氏曰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
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
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
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
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
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滕文公事詳見後篇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
已則有一焉言不得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

民守之效然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效猶致也言民視其

上猶子弟之視父兄致效而不棄去則是謀無所不成也或敵敗而退或講和而去皆在其中矣

孟子嘗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苟
得民和則城雖小兵雖少內不生憂外不被
兵雖間於齊楚而何足爲患且鑿池築城則
民心益固無所搖動雖大國亦莫奈之何所
謂是可爲也者蓋以此也

右第十三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并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王者謂有王者之德之人也創造也統緒也言為善者必有後勸文公苟為善後世必有王者矣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使子孫可繼此而行也若夫成功則在天豈可必乎世強其善而已矣他勿恤焉

右第十四章

此章有國者之常法唐杜牧所謂上策莫若自治正得此章之意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屬會集也。言土地而殺人是以其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以養人者害人也。今爭地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謂大王仁民之篤也。

仁者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孟子再以大王之事告文公。蓋孟子之正意而非遷國圖存之謂也。孟子嘗論舜曰：視棄天下猶棄敝蹤也。又為文公再舉大王之事示之。非孟子不能為此言。非大德者亦不能行此事。古

今儒者及諸子百家皆道不到處。嗚呼大哉。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或謂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又為文公畫一策。蓋為其謀不能決而設此二端以曉之。大王之事大德之至也。或人之說守國之常法也。或人之說夫人可能之。至於大王之事則非大德之人不能行之。孟子以此告文公其望之可謂深矣。

右第十五章

勝以蕞爾之邦而攝于大國之間有所謂以盤石壓雞卵之勢雖孟子亦無奈之何蓋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以所以養人者害人仁人之所不為故專以大王之事告之後世有行之者後漢竇融宋錢鏐是也可謂千載之下自得孟子之意者也若夫以弱小之國而抗強大之敵任一己之怒而隕萬人之命積

骸為城醜血為池妻子老弱盡被擊戮猶不知悔者亦何心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乘輿君車也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嚳踰前嚳君無見焉公曰諾孟子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嚳踰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而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

前卷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弟

子也。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言孟子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貧富不同，故喪具亦異，非使喪母之禮厚於

父也。世俗有孟母三遷之說，然孟子喪父時既為士，則其非幼而養于母可知矣。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

來也。克，樂正子名。沮，止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

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尼，亦止也。言事之行猶有物使之，其止亦猶有物止之，其行其止皆

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何咎臧氏之子哉？

聖賢之生，關係甚大矣。一出焉則雖叔季之

世，可以成唐虞三代之盛。天苟欲平治天下，

則彼臧氏之徒，豈得能行其沮乎？今臧氏之

說之行也，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何尤之有？

蓋知命者，學問之極，功猶射者之有的也。故

此篇自始至終，總論王道之要，而至此特載

說天之言者，猶論語篇末載不知命無以為

說天之言者，猶論語篇末載不知命無以為

孟子古義卷之一
君子之語也，遂哉

右第十六章

孟子之書一篇各是一部書，此篇總論王道之要，唐虞三代之道亦盡於茲矣。昔圯上老人授張良一卷書，曰：讀此可以爲王者師，苟熟讀此篇，有得焉，則實陋矣。

孟子古義卷之一終

